

教育是理想的事业，没有理想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是神圣的追求，它充满着伟大与圣洁，不容任何玷污与褻渎；教育是崇高的使命，它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与完全的奉献。



ZHONGGUO
YUWENREN

中國語文

第一卷

顾问：陈金明 苏立康

主编：张 蕾 林雨风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REN



第一卷

顾问：陈金明 苏立康

主编：张 蕾 林雨风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语文人. 第1卷/张蕾, 林雨风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1119-861-4

I. ①中… II. ①张… ②林… III. ①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8735 号

ZHONGGUO YUWENREN

中国语文人 (第一卷)

顾问: 陈金明 苏立康

主编: 张蕾 林雨风

策划: 严华银

责任编辑 陈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98 千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前 言

从 1979 到 2009 年，伴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我国中学语文教学也走过了轰轰烈烈、不同凡响的 30 年历程。

大概是在 2008 年的下半年，在全国中语会一个大型观摩研讨活动的现场，著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专家饶杰腾先生在大会报告的间隙，与编者几人交流，他一方面坦陈对当今语文教学现状的忧虑，另一方面希望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对 30 年的语文教学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精英经验的总结，来推动语文教学改革进一步发展。他尤其强调要强化对“人”的关注。饶先生对语文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令人十分感动，也让我们在总结梳理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研究成果中找到了重点和比较好的视角。于是，“30 年”“中国语文人”的思路和概念逐渐地清晰起来。

首先是“语文人”。推进 30 年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当然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但并不是所有的跟语文教学、研究相关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语文人”。他应该真正地热爱语文教育事业，几乎全身心地投身语文教育的实践、研究和改革，他对语文教学有独到的理解并付之自身的实践且取得显著成果，他在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中，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和风格，他在一定的区域乃至全国广有影响并且已经和正在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他也几乎可以称之为语文事业的进步奋力进取、不辍奉献的“英雄”。

其次是“30 年”。这当然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波澜壮阔的 30 年改革历程中先后生长起了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两代语文人。前一代人以于漪、钱梦龙、洪宗礼等为代表，他们的黄金岁月大部分销蚀在“文革”的动荡中，但同时也在积蓄着一种力量，一旦改革大潮涌起，他们便像火山一样喷发，不仅有冲天的热情，而且有横溢的才华，他们为新时期中国语文教育的贡献是划时代的，经典性的，更是引领风骚和承前启后的。后一代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进入高校，借助一定的语文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引，紧随着上一辈语文教育家的步履，沐浴着他们的精神思想光华，上世纪 80 年代“厚积”其知其行，90 年代“薄发”其才其言，新世纪初叶“彰显”其能其思以及教育教学



的个性和风格，他们真正可谓是跨世纪的语文人。细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前一代语文人厚实、持重，因而显示出研究的质朴和思想的深刻；后一代则广博、智慧，因而显示出视野的高远和思维的灵动。两代人前后相继，两代人各有千秋，共同出演中国语文这跨世纪的30年实践的绚丽，共同营构既传承又不断推陈出新的30年语文教育思想的丰富。

从如此绚丽和丰富的30年中描画、排列中国语文人的图谱，全方位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的由表及里的语文教育风韵，是钟情语文一生的饶杰腾先生们的重托，也是我们的理想，更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但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因素，做好这件事实在是难乎其难，本书不过是这项宏大工程中的一幢“建筑”而已。

本书选编的基本原则：

一是代表性。30年间，两代语文人数量众多，很难通过一两本书概括穷尽。前代语文人正逐渐淡出语文的舞台，但对他们的评说其实才真正开始；后代语文人正当其时，许多还正在上演着越发精彩的语文故事，还在锤炼、升华着对于语文教育的理解且努力使之精粹，对于他们的认识和分析似乎还只是刚刚起步。因此，我们只能择取这样一个特殊时段、特殊团队中的一些人作为代表，管窥蠡测，从中发现两代语文人前后传承，同舟共济，在语文教学改革浪潮中迎风奋击，扬帆力行的剪影。如此看来，先期编选出版的这两本书，也许只是一个引子，我们将陆续组织力量，遴选优秀代表，编辑出版她的姊妹篇，正如同语文教育事业后继有人、代代不绝一样。

二是真实性。本书力求做成传主语文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实录，希望带有化石和标本意义。因此，要求所有的文字一律由传主自己直接书写，做到原生态、本真状。我们相信，读者会从21位语文人的文字中读到他们的纯真与朴实，感受到他们脉搏真切的跳动和心灵真切的震荡。

三是实用性。本书的编定，正当语文课程改革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语文教学的实践领域，许多语文问题和与语文相关的问题纷纷暴露在我们面前。语文究竟是什么，语文教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语文课程标准究竟怎么样理解，语文教材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统一的回答，也没有人能够作出全面的回答。本书传主用自己半生乃至一生不倦的实践或者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样的不拘一格、丰富多彩的回答，给在课程改革的迷茫中辛苦摸索的语文老师，给那些对语文教学信心不足、斗志不坚的同行，一定会带来或柳暗花明、或醍醐灌顶、或春风化雨般的帮



ZHONGGUO YUWENREN

助和指引。

而这，对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对课改中某些实践难题、课堂问题的破解，理当产生重要的影响。

编 者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 于 漪 一辈子“教文育人”	1
二、 宁鸿彬 放开学生手脚 发展学生思维	41
三、 吴心田 四十年“语文教研”生涯的感悟	79
四、 陈钟樑 半生缘,一世情	115
五、 欧阳代娜 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151
六、 洪宗礼 虔诚的母语教育改革者	193
七、 钱梦龙 从读书做人到教书育人	237
八、 顾德希 使学生有效参与语文学习	275
九、 蔡澄清 在传承与创新之路上求索	303
十、 魏书生 自强·育人·教书	343



一辈子“教文育人”

于漪

于漪（1929— ），江苏镇江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会长，教育家。她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五十余载，把做人、育人作为教师工作的制高点，坚持以人为本，教书育人，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思想道德教育渗透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中，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炉，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爱祖国，爱学生，用朴实的人生答卷，注解了何谓“传道受业”，她的三尺讲台如万顷良田，培育出了无数英才，她是师德建设的标兵与引领者，被誉为上海普教系统的“师道守望者”。近年来，她担任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教师培育基地、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主持人，大力扶持和培养中青年教师。在她的指导、帮助和言传身教下，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语文教师正在成长起来，她的弟子中已经形成一个特级教师群体。她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语文教学和教师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我的语文教育观】

教育是理想的事业，没有理想的教育是不存在的；教育是神圣的追求，它充满着伟大与圣洁，不容任何玷污与亵渎；教育是崇高的使命，它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与完全的奉献，它决定着民族的命运与未来：这就是我心中的教育。正是对教育的这种认识，决定了我的价值意识与人生选择，决定了我终身做一个语文教师的职业走向。

一、教文育人：我的语文教育观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培养目标是学科教学思想的核心和要旨，它规定着学科教学的方向。就语文学科而言，多少年来，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问题反反复复地困扰着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教学的培养目标是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语文教师是满足于当一个教书匠，还是力争做一名教育家？这个问题似乎有着清晰的答案，但在我们的语文教育实践中，它又确实是模糊的，我们的语文教学自觉不自觉地在奉行着“知识为本”或者“知识与能力为本”的学科教学目标。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的观点一向十分明确，我在1978年就提出“教文育人”的语文教育观。语文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人，语文学科就是要树立“育人”大目标，既教文又育人，要全面培养学生，这成为我终身坚持并且不断探索与实践的最基本的语文教育观。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首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努力争取做个教育家，做个“教文育人”的专门家。

我始终认为，语文教学有着自身的内在客观规律。语文教师要教学生学“文”、作“文”，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学“做人”。因为离开了“人”的培养去讲“文”的教学，就失去了教师工作的制高点，也就失去了教学的真正价值。因此，



语文教师的胸中要有“教文育人”的清晰蓝图，这张蓝图必须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培养目标，即明白未来建设者应该具有的总体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情操、科学素养；二是了解学生现状，即通过读、闻、问、阅和材料跟踪等方法，了解、研究、摸准学生的思想、性格、学习心理、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语文基础、语文能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以便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三是要明确实现“教文育人”培养目标所要攀登的阶梯，即教师心中要有强烈的阶段感，要引导学生在一定的学习阶段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循序渐进，拾级而上，重点突出，步步踩在实地上。

因此，我们要研究语文教学的多元功能和多重目标。语文教学确实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培养他们读、写、听、说的能力。但语言、思维和情感是同时发生的，课堂上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应同时进行，语文课堂不能只着眼于知识，着眼于现成的结论。从静态的维度来看，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从动态的维度来看，知识更是认识的过程，是探求知识形成的过程，因而，学语文和发展智力密切相关。同时，语言文字是表情达意的，表什么情达什么意，对学生的思想情操、审美观念有密不可分熏陶感染作用，因而，语文教学必然同时具有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语文课堂教学不能单打一，人为地机械割裂，而应尊重语文工具性、人文性和综合性特征，抓住教材的个性，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炉，把课上得立体化，发挥多功能作用，多方面地培养学生，方能求得“教文育人”的综合效益。

“教文育人”的语文教育观，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个理论支点之上的。

1. 人文说：我的语文学科性质观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自百年前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一直认识不一，众说纷纭。作为语文教师，我深深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语文学科就难以确立自己的正确方向，就难以真正健康发展。我当然赞同语文界众多同行提出的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征，但我始终认为，语文仅仅作为一门工具是远远不够的，语文有着那么丰富的内涵，能够在那么宽广的范围内给学生以影响，怎么能仅仅是工具呢？随着思考与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我的全面育人观的逐渐成熟，我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明确而相对完整地提出了语文学科的“人文说”，即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观点集中体现了我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基本认识，成为我“教文育人”语文教育观的基本理论支柱之一。



(1) “人文说”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无疑充当了社会教化的重要角色，语文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语文教学未能单独成科，也就是说，古人还没有今天这样自觉的学科意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也就无从谈论对于学科性质的思考。到了近代，随着西学的引进，“新学制”的颁布，语文学科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语文单独设科，课时有了限制。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办教育”，努力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图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明显带有重自然科学，轻文史哲，重实用、轻素质的重“术”轻“道”倾向。语文的学科地位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语文教学不仅难以幸免，而且因为它自身内涵中所包含的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而首当其冲。因此，在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功能的强势影响和冲击下，语文学科逐渐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科格”，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成了变相的政治课。其间也有过数度短暂的“峰回路转”，例如，1956年秋实行汉语与文学分科教学，试图把语文教学纳入科学轨道。但由于这种教材与教学本身存在的某些缺失，加上认识上的误区，语文的分科教学于1958年暑假前被勒令停止，课程设置又回复到综合型的“语文课”。在这段时期，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争辩，并郑重提出了“工具说”这一语文学科性质观；在教法上，也相适应地强调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所谓“双基”训练）。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的春天降临。中学语文教学领域涌现出一大批锐意改革的教师，语文教坛出现了拨乱反正、百家争鸣的喜人形势。然而，没有多久，应试教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来了“标准化试题”，于是，原本就处主导地位的“工具性”，与新生的“标准化试题”一拍即合，使得语文教育愈益失去鲜活的水分和生机，完全降格为一门工具性、技术性的课程。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淡薄，语文素质与能力明显下降，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焦虑。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升学考试的指挥棒对语文教育的“指挥”力度越来越大，影响所及，甚至到小学低年级。在片面的语文教育工具化思潮的冲击下，阅读教学“不闻读书声琅琅，但见习题如海洋”，文本阅读见段不见文，见层不见段，一篇篇充满生命意识和人文内涵的文章被肢解得面目全非；



而作文教学的固式化的套路一套又一套，不断翻新，却本质不变，作文教学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练”。在这种教学思潮和风气影响下，名曰量化、科学，实质上却是语文教育中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涵泳生命的养分因人为的缘故而流失。躯壳在，灵魂失，教师迷茫，学生更是不知所措，兴趣大降，语文教学整体水平急遽下降。由此，学校教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受到影响，把本作为检测手段选拔手段的考试推向不恰当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知识技能技巧，轻对学生总体素质的培养，语文教育的准星发生了偏差。问题的实质在于：操纵这根指挥棒的那只无形之手，就是过于片面强调工具性带来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的语文教育观。

应该说，“人文说”的提出，是适逢其时的；而且对于长期执迷于片面“工具论”的语文教育与教学来说，还有着—层“拯救”的意味。我并不否认“工具说”的合理成分，语文能力是学生终身发展中—项极为重要的能力。但把语文学科单纯视为“工具学科”，等于关闭了本可充分展示人的丰富精神世界的精彩窗口，使语文丢失了对人的内心世界产生终身影响的功能，致使—门活跃着“人气”的充满文化意味的学科，变得匠气十足地苍白。“人文说”的提出，正是要使语文教育和语文教学失落已久的这种“人气”重新归复，使语文回归它应有的本原。

我的“人文说”提出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界同仁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并最终体现在国家有关的纲领性文件中。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第一部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学科性质的认定，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将在较长时期内影响语文教学的方向。

(2) “人文说”的形成过程也是我的成长过程

我的“人文说”思想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有着近20年的思考进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日趋成熟，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进展和突破。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翻开1984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专著《语文教苑耕耘录》，在其中《熏陶感染塑心灵》《兴趣·感情·求知欲》《既教文，又教人》等几篇文章中，我就多次这样强调：

教师每教一篇有意义又有价值的作品，都要……开辟思维的蹊径，领着学生与文中高尚的人、高尚的思想反复接触，领受教育和感染……



把思想教育渗透到教学之中，与语文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做到水乳交融，使学生思想上受教育，感情上受熏陶，理解与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获得提高……

若离开词句篇章去讲析一篇文章，文章的精髓就失去光泽，失去育人的作用与威力；分析推敲词句篇章，若不充分阐发其表达的情和意，就显示不出语言文字的精到佳妙。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既废除架空的说教，又力戒支离破碎的诠释，把思想教育渗透到语文训练之中，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削弱语文能力的训练，而是更有效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可见，那时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认知与思维的工具，但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必须充分重视语文学科的思想性。

80年代后期，我开始思考语言与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学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教育目标及其关系。我在1988年发表的《素质·能力·智力》一文中说：

语文教学根据学科的特点，须引导学生在素质、能力、智力等方面扎下深根。现代人应该是文明人，有良好的习惯，有奋发的精神，有追求真知的旺盛求知欲，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与毅力。这些素质均可以通过严格的语言训练进行培养……

语文教学之所以能在学生素质、能力和智力方面发挥重要的培育作用，首先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思想性。

从上述的表述中，能够发现我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较80年代初期有了明显的发展：第一，将问题的思考从培养目标中分解开来，明确提出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学科基本特点”的思考，思考的对象更清晰、更明确了；第二，在阐述语文教学多重功能的时候，着重提出了“素质”“素养”的问题。尽管当时对学科性质的认定还没有突破“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原有框架，但就所阐述的“思想性”的内涵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

以90年代中期《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的发表为标志，我关于语文



学科性质的思考，经过近 20 年的不停追问、学习与反思，终于有了创造性的突破。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是为自己的语文教育理论体系打下的坚实地基。有了这个关于学科性质的根本性的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以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做《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主旨的论据，也是整个“人文说”的理论支柱：

给语文教育定位，先得给语言定位，给汉语定位。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界强调语言的工具性，这无可厚非。然而，它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产工具，如机器或犁锄；也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活工具，如筷子或拐杖。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信息的载体……问题更在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离开意义，符号就不成其为符号。就是说，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

继《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之后，我连续发表了《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1996）、《语文是进行素质教育最有效的一门学科》（1999）、《语文学科是一门实用而多彩的人文学科》、《语文学科是一门多功能的育人类学科》等一系列长篇文章，密集地阐释语文的“人文性”。这些文章展示了丰富的理论内涵。

总之，从语文学科具有“思想性”到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我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比较倾向于语文教学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结合。到了 80 年代中期，我感到“思想性”的提法对语文教学有局限，“思想性”不能涵盖语文学科的丰富性和多彩性。因为有许多内容除了具有思想性，更具有道德的、情操的、审美的特征。过分强调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容易给极“左”思想有可乘之机。直到 90 年代，我才明确提出“人文性”。这说明，我对学科性质的认识确实是不断反思、不断深化和不断提升，逐步走向成熟的。这是一个长达 20 年之久的探索历程，堪称一次历经艰辛的远航。

在整个 90 年代初期和中期，乃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在报纸杂志上、



在多种场合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即语文学科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语文教育的基本性质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而弘扬人文，不是照抄过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出新，赋予她时代的精神。今日的语文教育要有中国特色，就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就要有面向新世纪的时代进取精神，变语言教学的单一功能为知、情、意教育统一的多功能，变低效率为高效率，变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不用机械训练消磨学生的青春。

“人文说”的提出，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语文教育领域关于语言与语文、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深入的探讨，并使这场讨论最终在“人文性”上达成共识。有同志说，语文学科的“人文说”，已经并且还将对语文教育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3) “人文说”的基本内涵

为了搞清语言与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我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力让自己的理论得到权威理论的支撑；我十分注意吸收西方语言研究的成果，让自己的理论有更宽阔的视野；同时我处处做有心人，时时怀着探究的意识，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使自己的理论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因为这样，“人文说”越过了语文教学的操作层面，而真正成为一种形而上的教育理论，指导着我自己和无数语文工作者的教学与实践。

关于“人文说”的基本内涵，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从理论上阐述了语文学科性质在整个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以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学科性质的重视、思考和认识。前面说过，在中国教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文学科教育的概念不过始于近代，语文学科教育的理论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完全是零散而不成形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之所以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语文教育工作者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地位认识模糊是不无关系的。于是我首先强调了明确学科性质的重要性：

教学行为受教育观念支配。群体性的教育行为，往往受到某种思潮的教育观念的支配。语文教育观念是对语文教育诸问题的看法……教育观念附着于教育者脑中，形成心理定势，有意识地或不完全有意识地指挥着教学行为。在语文教育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性质观，它统帅语



文教育的全局，决定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由此而引发出目的观、功能观、承传观、教材观、教法观、质量观、测试观、体制观等等一系列观念。（《弘扬人文，改革弊端》）

在这段论述中，我试图突出强调两点：一、教学行为是受教育观念支配的，教育观念扎根于教育者头脑中，在教育者内心形成心理定势，或显意识地或潜在地指挥着教育者的教学行为与教学实践；二、在语文教育的观念体系（即理论体系）中，语文教育性质观是最为核心的观念，它决定并引发出目的观、功能观、承传观、教材观、教法观等等一系列观念。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两个角度去正确认识学科性质，正确把握学科性质。

第二，我试图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分析立说，使语文学科性质的“人文性”一说，具有更加厚实的学理底气和无可置辩的力量。因为《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发表后，有人曾写文章质疑：语文学科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这样一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阐述是否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和哲学上的困惑，是不是二元论，这种逻辑矛盾会不会导致本质论的取消。

我首先从哲学的层面分析：“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门学科的成长，总是与‘自身到底是什么’的争论相伴随。在人文科学中，哲学、文艺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哪个门类不是至今还在讨论定位问题的？特别是在一门学科面临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更要对自身的性质进行深入的反思。”（《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在其他文章中，我继续从哲学的角度给予回答：

一个事物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本质属性，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二元论”或“多元论”……“人”的本质属性有多个，但不能说是“多元论”。其次，所谓“二元论”是指世界有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的哲学学说，主要代表有法国的笛卡尔，或者更广义地指任何将宇宙分为两个独立部分的哲学学说，如柏拉图的“理念和事物”说，康德的“本体和现象”说，等等。

说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绝不是削弱它的人文性。不存在限制一个，张扬另一个的问题。二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偏废，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所以我强调要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准确而完整